



开平煤矿创始人唐廷枢
(1832-1892)

开平矿梦

● 任荣会 著

新华出版社

开平寻梦

任荣会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平寻梦 / 任荣会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1-8513-9

I. 开… II. 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4771号

开平寻梦

作 者: 任荣会

责任编辑: 董朝合 冯自勇

封面设计: 梅 思 徐 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十月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513-9

定 价: 38.80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5) 2818271



任荣会 1948年生，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煤矿文联影视戏曲协会理事，河北省优秀史志工作者，开滦专职作家。

从事开滦档案编研开发和文史工作20余年，曾组织《开滦煤矿志》《唐山百年纪事》等大型文献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著有纪实文学《庚子遗恨》，合著影视小说《大龙脉》，是2008年7月中央电视台热播的24集电视连续剧《大龙脉》编剧之一。其研究文章及专著先后被收入《中国管理研究文论》《中国企业史》《河北名人传》。在《上海新闻报》《中国煤炭报》《中国档案报》《中国收藏杂志》《中国书画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多有著述。

序

继《庚子遗恨》、《大龙脉》之后，《开平寻梦》当是荣会同志出版的第三部反映开滦煤矿历史的力作。

开平煤矿（开滦煤矿的前身）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兴办。就是在这个企业里诞生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用西法开采的大型煤矿——唐山矿；修筑了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建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生产了中国第一袋水泥——马牌水泥，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之一，最早建立了企业的自备电厂、自备港口、自备大型运输船队。由于开平煤矿的兴建，托举出了两座城市，唐山因煤而兴，秦皇岛因港而兴。有专家称开平煤矿开中国近代煤矿之先河，是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活化石，此话一点不假。

开滦人经常引以自豪地说，开滦拥有两种资源：一种是富庶的煤炭资源，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保证；一种是历史文化资源，这是企业长盛不衰的基础。正是后一种资源激活了荣会同志的创作灵感，使得他能够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深受矿工喜爱的好作品来。

荣会同志在开滦长期从事档案管理和研究工作。在开滦档案馆中，珍藏了4万多卷历史档案，在这些案卷中，有当年唐廷枢勘察开平煤田、筹措建矿时写给李鸿章的详细报告，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呈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建开平煤矿的奏折，有开平煤矿的招股章程、有胡华（即后来成为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1900年在开平煤矿任总办）写给英国墨林公司有关开平煤矿的秘密报告，有英国骗占开平煤矿的条约以及大量的文书、地契、股票、文物等等。这批珍贵、丰富的馆藏资料、文物，为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几十年来，荣会同志一头扎进故纸堆中，贪婪地发现和挖掘着一件件宝藏。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额外的工资报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历史长河之中。久而久

之，他就成了开滦的活档案、活字典，不管提及哪段历史，哪个事件，他都会如数家珍一样向你娓娓道来。他从事开滦档案编研开发工作20余年来，曾组织并参与了300万字的《开滦煤矿志》1-5卷的编写出版工作，著有23万字的《庚子遗恨》（该书2001年获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二等奖），与人合作出版了40万字的《大龙脉》，亦是《开滦百年销售史》、《开滦沧桑》、《开滦百年纪事》、《开滦文史专集》、《开滦史鉴》等书的主要撰稿人和主编、副主编。其研究文章及专著先后被收入《中国企业史》、《河北名人传》、《唐山名粹丛书》、《唐山百年纪事》等大型文献丛书。并在“上海新闻报”，“中国煤炭报”，“中国档案报”，“中国收藏杂志”，“中国书画报”，“香港大公报”等境内外省部级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关开滦历史的研究文章。最近中央电视台八频道热播的24集电视连续剧《大龙脉》荣会同志就是编剧之一。

我想，作为一个资源型企业，多出煤、出好煤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是对社会的贡献，那么挖掘企业文化遗产，研究企业和社会发展轨迹，同样是一种贡献。从这一点上说，荣会同志功不可没。在他出版的几部著作中，不仅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开滦，了解了“洋务运动”，了解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更重要的是，他为社会、为自己的企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一种对企业负责的敬业精神，没有一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精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1878年建开平矿务局至今，已经整整130年了。一座煤矿能够跨越三个世纪而不衰，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今天的开滦，正沿着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扎扎实实地向前走去，尽管前边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企业自身发展的实践将向世人证明：百年开滦基业长青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作为开滦的老员工，我和荣会同志从内心里为自己的企业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我们也真诚地祝愿开滦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遵老朋友之嘱，写下这么几句话，是为序。

老剑

2008年7月5日



开平煤矿创始人 唐廷枢 (1832-1892)

唐廷枢，字建时，号景星、镜心。1832年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珠海市唐家镇)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曾在香港一所玛礼逊教会学校学习，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1848年，16岁的唐廷枢到一家香港拍卖行当低级助手，1851年进入香港巡理厅当翻译。1856年，任香港大审理院华人正翻译，1858年到上海海关任副大写，一年后升任正大写兼总翻译。后来辞去了海关职务，自办“修华号”棉花行，1861年出任怡和洋行金库管理，两年后升任怡和洋行总买办，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187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参加了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并担任总办，靠出色的经营才干和在商界的广泛交谊，击败了外国竞争对手，从而奠定了中国航运业的基础。一时间，中国轮船招商局名声大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接着，他又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水火保险公司，又一次与外国公司进行竞争。李鸿章为此大为兴奋，曾得意地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40年来最得手之文字”。唐廷枢自步入实业界后，一生曾自营、合营或受清政府委托兴办了47家大小企业，其中居“中国第一”的企业就有6家。在这6家中，创办最艰难、成就最辉煌的企业就是开平矿务局。

开平煤矿

目 录

第一章 勘察煤田

第一节 众矢之的·····	1
第二节 急令北上·····	9
第三节 津门受命·····	16
第四节 寻梦开平·····	36
第五节 叩开源头·····	48

第二章 艰难起步

第一节 招股章程·····	71
第二节 募股受挫·····	78

第三章 西法建矿

第一节 挂牌设局·····	95
第二节 新式凿井·····	99
第三节 第一佳矿·····	107
第四节 开挖煤河·····	117

第四章 铁路风云

第一节 偷筑铁路·····	137
第二节 龙号机车·····	148
第三节 轩然大波·····	160
第四节 马拉火车·····	173
第五节 力挽危局·····	183
第六节 通车典礼·····	197



第五章 大实业家

第一节 赴粤招工	211
第二节 出洋欧洲	217
第三节 专司矿务	228
第四节 整章建制	232
第五节 路矿分营	242

第六章 心系北洋

第一节 接办银矿	255
第二节 败走天华	266
第三节 晚年心愿	280

第七章 魂断开平

第一节 万民伞牌	290
第二节 人选之争	298
第三节 遗言何托	305
第四节 隆重葬礼	309

后记	313
----	-----

第一章 勘察煤田

第一节 众矢之的

公元1875年，大清同治皇帝驾崩。1月，年仅四岁的醇亲王之子载湉，在慈禧太后的操纵把持下，被抱进宫中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至此，这一年被称为光绪元年。

醇亲王奕譞的嫡福晋，小名“蓉儿”，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光绪皇帝。同治帝生前无嗣，慈禧把载湉抱进宫中，明着为承继穆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实则为她继续垂帘把持朝政。而皇帝年幼，外面的诸多国家大事还得靠李鸿章等一班疆臣领袖们扶植。

李鸿章1870年督直不久，直隶总督的权势就有所扩大，清廷鉴于原办外交通商事务的大臣脱离本省督抚而设专职‘有绥靖地方之责，无统辖文武之权’，地方官往往‘坐视成败，不肯相助’以致发生严重问题的弊端，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即撤销了原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统归李鸿章一人经管。这样一来，即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互相掣肘的矛盾，使李鸿章身兼二职‘权一而责巨’又解决了“省防”和“洋务海防”的战略地位问题。李鸿章的工作重心，也就从传统的“保定省防”转向“天津洋务海防”。此时的李鸿章，自1872年诏授武英殿大学士后，又于1874年12月2日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已位居大学士之首。这一要缺，向为满人专权利品，李鸿章以汉员而得补授，实为清廷破例之举。用李鸿章的话说，“实为异数殊恩”。

李鸿章出任“内受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要职后，以五相之首的身份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

常倚为重。地位提高了、权势增强了，同时也就倍受朝中一些人的猜忌和攻击。李鸿章深知此中利弊，满腹抱负地要在洋务上振作一番。他先奏请朝廷添设了津海关道一缺，专管中外交涉事宜及新、钞两关税务，又对选将、练兵、筹备海防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修本上奏朝廷要求兴洋务、办海军，开办新式煤矿，以设法“自强”、求富。

早在同治年间，出于对中外形势中“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认识，李鸿章就提出了“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洋务总纲，认为“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断言掌握着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列强，实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多次疾呼中国绝不应昏睡于“天朝大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不思振作，“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而举办洋务的军事、民用工业，则是他“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经之路。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协以谋我”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的敌强我弱的认识，李鸿章又推衍出一种中国无法决胜于疆场“即暂胜必终败”的结论，因此，他极力主张“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他认为外国列强论势不论理，推行强权政治，中国想要“以笔舌胜之”犹如痴人说梦，只有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才能使列强“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他还主张，中国应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武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他还看出清朝统治危机重重，“犹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若不随时势而变迁，事事必构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在当时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应当说，能有这种认识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当时朝中讲求西法，设法自强的人寥若晨星，李鸿章的这些主张，除得到少数几个人的支持外，大多有倡无和，在皇上以“守法为心传、大臣遂以守法取容悦”，充斥朝野的守旧势力“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的大清朝中，李鸿章与传统保守顽固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激化。

光绪皇帝登上宝座的时候，大清朝正面临着种种危机。先是沙俄进军伊犁、后是小日本侵略台湾，以李鸿章为首的一班洋务派官僚便急切地上了一道议办海军，提议创办新式煤矿的折子，四月二十六日，清廷将李鸿章的折子抄发各省督抚，令大家广开言路，将自己的见解明白回

奏。正是这道奏折，使李鸿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也引出了后来的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

这一天，紫禁城内的军机处值房一大早就热闹起来。当值的军机大臣文祥、宝璽、沈桂芬、李鸿藻等先后入值。大家寒暄而坐。军机值班的“达拉密”见各位大臣陆续到齐，便将各省督抚复议的折子捧了上来，躬身说：“恭亲王爷先请各位大人阅看这些督抚的见解，拿拿自己的意见，王爷稍候即到”。

以吏部尚书入值军机的宝璽与武英殿大学士文祥隔席而坐。宝璽看了一眼文祥，惊讶地说道：“文大人，脸色不大好看呀！”文祥叹了口气：“唉，这个李合肥，放着现成的福不享，非要上什么办煤矿、修铁路的折子，这些事动辄关乎朝议，好说不好办，现在已闹得沸沸扬扬，六王爷让我先草拟一个给皇上回话的奏稿，我熬了半夜也无从下笔呀”。

宝璽对李鸿章早就不满，此刻试探着问了一句：“李合肥要在磁州办煤矿、沈葆楨要在台湾办煤矿，南北这么一闹，皇上皇太后是何意旨？”文祥拿起一份折子，边展开边答：“不好猜测，这几日恭亲王把这些疆臣大吏上来的复议奏本看了又看，听口气也左右为难，他是领銜军机，今天让我等阅看这些折子，想必是要群议出个回奏皇上的准谱儿”。

沈桂芬听二人议论，插上来摇头晃脑地说：“李合肥动辄以泰西机器为至巧至精，而欲变祖宗之法，师彼之法，说舍此不足以强中国而慑岛夷，下面一群人，也一唱一和跟着鼓噪，已弄得京师口语藉藉啦”。

宝璽知沈桂芬对李鸿章也早就心怀不满，接过话头说：“李鸿章先设同文馆、欲改取士之制，鼓吹西洋机器、又闹着办矿、开铁路，真是令贤者耻之。宗小道之绪余、耗中国之元气，失天朝之体制。怪不得有人骂他。”

文祥摘下帽子放在炕几的帽筒上，顺手拿起一个翻开的奏折，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道：“机器之学西人赖以富强者，其实皆发端于中国。如周公之指南，公输子之鸢，武侯之木牛流马，虞允文之轮船，以及天文、算学之类，其时皆西人意所不及者，我华夏圣贤之道，本乎中庸，不尚奇巧，一以正大，不事小道，故机缄一发而即遏之，以养其深厚朴质之风，而成为王者之治，贤者当然羞称也！”

宝璽不看折子，只在那里发议论，听文祥念的这段，深感说得痛

快，接言道：“正是！依我看，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机主于动，生于变、戾于止，乖于常，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官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支供鼓铸则损国之用，欧罗诸国其强横无敌，能雄长百世吗？我看不能！”

一直在一旁低头阅看折子的李鸿藻，系清流派首领，一向自视清高，以卫道士自诩。此刻也放下折子，凑上来说：“二位大人所言极是了！想我泱泱天朝大国，立国以来，历经多少劫难，往者岑南三元里之战，以98乡义民，傅檄兴旗，助官兵杀夷虏，彼皆望风而逃，我无机器亦足与彼抗也，至于津民烧毁教堂之日，五羊城外洋人得凶耗大骇，不知所为，未闻其恃机器以自卫而处之晏然也。”文祥见大家说得热闹，又指着手中的一份折子道：“这段说得好！往者杨么之四轮激水船、王彦威之飞虎战舰，韩世忠之飞轮八楫，于允文之艨艟海鳅，其制初不在西人下，即我朝前代善用机括以造器者，亦不乏人，然则西法实出于中国而流传至彼，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唯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艺以为富强之技，而李鸿章竟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亦夏，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礼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统一区宇，莫安黎庶”。念过又赞不绝口。

“局外之人，以中国为弱。中国何弱之有？”李鸿藻接过话茬，以卫道士的口令愤愤地说，“李鸿章身为首席大学士，北洋大臣、疆臣领袖，竟也鼓簧煽惑其间，弃本求末、舍己从人，变乱成法，不明利害，真是不可思议。中国自尧舜以道德传心，孔孟以圣贤垂教，历数千年如一日，偶有邪说异端，亦皆旋起旋灭，而于大道初无所损，盖天经地义万古不磨。外人水陆舟车、工识器具、寄信电报、军火兵法、虽各有精妙，然我朝定鼎二百四十余年，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烁区夏，深仁厚泽，普被垓垓，法度纪纲，烁然大备。我看中国之强弱在于政事之得失，不关乎货财之多寡。世运之安危，根于治理之纯駁，而不在乎兵力之盛衰。我皇上、皇太后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毋曰借法自强，毋曰缓不济急、惟于用人行政之道倍加审慎，则外患胥平，内忧悉泯、亿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也。”

正当这些进士出身的大臣咬文嚼字，摇头晃脑，慨慷激昂发表言论之际，门口章京传报，恭亲王爷到了！众人忙敛了口，起身恭迎。

恭亲王大步流星，一挑门帘迈了进来：“刚才好热闹，各位大人谋国从来没像今日这么热烈呀！”文祥笑着说：“王爷，大家正在议论

李鸿章的折子怎么给皇上回话。”恭亲王奕訢点点头，一挥手说：“各位请坐下吧，我让章京抱过来的各疆臣领袖，六部九卿的复议折子，你们都看过了？”宝璽答道：“54件折本，大家分头阅看，其实不用看，也心知肚明了。”奕訢道：“你们有何想法？”文祥欠了欠屁股，开口道：“据我看来，各省督抚所回奏的折片中，以为不可行者，臣亦以为不可，其以为可行者，臣意见未尽相同。”

奕訢对文祥：“说说看。”文祥看了一眼大家，抱个揖，开口道：“李合肥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并另立洋务进取格，说舍变法，用人断无下手之处，我以为这是实愈败坏大局，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奕訢摇了摇头道：“先别忙扣大帽子，说说道理听听。”文祥站立起来：“李合肥非欲举所谓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师事洋人，可耻孰甚。立国贵善用所长，制敌要先知所畏。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长贵在人心。我中国官吏狙于庚申之役，至今谈夷色变，然而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于民争，其畏我之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中国至今所可恃者，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列祖列宗之教泽在人，耻为夷人之心犹十居八九。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习者必然皆无耻之人。”

宝璽也忍不住，插上来说自己之见：“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自庚申变后，讲求洋器已有多年，然日本一小国耳，同治十二年侵我台湾，沙俄同治十年占我伊犁，一旦有事，委曲求和，其效安在？”文祥见宝璽抢了自己话头，只好忍了一忍，但心中的话没说完，总感不快，乘宝璽话有间歇，便又抢过来言道：“我也知李合肥办矿也好，兴水师也好，想修铁路也好，意在海防，意在求强。但布置一切防夷事宜，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非不练兵，但因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购买机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耗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

宝璽话没说完，被文祥抢过话头，也只好等待。此刻又续上前面的话题，插进来说：“洋人机器皆奇巧有余，实用不足，用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任天下贤才、何所不备？我认为不亟亟于讲求而振兴之，反自夺所恃，学于敌人以为胜敌之军，从古未闻！”

恭亲王奕訢坐在炕几旁，闭目静听几位军机大臣的议论，心中暗

想，这几位与李鸿章积怨太深了，因此不曾打断他们的话题。李鸿藻见文祥、宝鋆说得有些气喘，便站起来走到恭亲王前，手拿一份奏折，举了举说：“臣阅看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这份折子，倒以为说得好。李鸿章谈及用洋人开矿掘煤等事，未免过于相信洋人，张大之词，有些危言耸听了”。见奕訢睁开眼盯着他手中的折子，李鸿藻便打开念道：“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轶前代，枪炮固可兼习，本业呈可全忘？所部马队多兼用弓矢，追贼发无不中，贼甚畏之，臣所亲见，且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礼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也？今李合肥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曾国藩、左宗棠、包括李鸿章皆从科举出身，并未读洋书、习洋技，而其克成大功，洋枪炮轮船皆足供其用者，正是深明大义，知其操守本分。”

宝鋆在一旁冷讥道：“李鸿章位高心汰，自无知人之明、又好谀恶直、不能虚心求士，以人事君。中国之大，何地无才？李鸿章偏要用一些洋买办、奸商之流。那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就是专为洋人跑脚的买办，那丁日昌平时议论，谓宋祚者秦桧也，岳飞、韩世忠皆为不达时务之人，这种好恶拂人之性，谬丑无忌惮之人，尚可复用以强国家？”

恭亲王奕訢见大家越说越离谱，站起身挥了挥手说：“好了！好了！文博川、宝鋆二位夫子，你们对李鸿章太有成见了。皇上要我等议一议办煤矿、修铁路之事，你们倒骂起李合肥来了”。文祥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气不平地说：“事由他起，忍不住要发几句议论。”奕訢摇摇头道：“当今大清国，能为皇上皇太后分忧的，其实也只有靠李鸿章了。此人位高权重、心高气傲，朝中多年应酬官闾、难免伤了许多人。其实，社会之人，上下一词致谤他的那些事，李鸿章还真有些委曲在其中呢。”

文祥见恭王爷有意为李鸿章袒护，就说：“博川知恭王爷与李合肥倾心相托，事事相护，不然，就当今朝中上下对其之怨恨，能督畿辅而不遭祸，换个人早危矣”。

“其实，李鸿章得谤之由，早自苏绅起”，奕訢道，“当年苏州克复之日，李合肥带大兵进城，伪忠王府有牌坊一座，上刊颂语，数列众绅，如朝中大臣翁、潘、彭、汪等名，皆一时朝贵，合肥见此，令兵

数百守之，不让拆毁。其实牌坊上书写的名字，非建坊之人，仍无赖小绅借大绅之名以媚伪王，合肥不知，以为若辈竟暗通反寇，将穷治之。后察知其实，遂听其拆毁，此乃忠心为朝廷之举。然而苏人竟由此恨合肥，你说他冤不冤？”

一直没吱声的沈桂芬闻听此故事，也插言道：“我也闻听一事，足见合肥倨傲也是其实。今年皇帝登基，改元恩科，顺天乡试，适合肥因事入觐，公事毕已请训辞行，因榜期在迩，遂勾留数日以候榜。届期，合肥于贤良寺设宴、邀同乡显贵数人，秉烛通宵以候报，至天明无一来者，遂派人至顺天府打探，安徽竟无一人中榜。合肥颇快快，即大言曰‘咸丰戊午，北闱不中吾皖一人，闹出柏中室大案，不要今年又闹笑话罢’，即登舆出城而去。大家请想，此言传于各主司之耳，岂能不恨他？”奕訢接口道：“有些事也不全怪李合肥，他的下属也屡屡为他招谤。咸丰帝奏安时，李鸿章例办皇差，内庭派出大臣灵桂督办，而李合肥之走卒舆夫等，皆以为中堂仅合肥一人，又安知京中尚有无数中堂。至尖站处，灵桂舆夫将灵桂大轿停堂中，李合肥轿夫说：‘此我们中堂停轿之地，何人敢停此？’灵桂之人说：‘我家也是中堂，在你们中堂之上’，李之人不服大骂：非我中堂，尔中堂尚在今日耶？双方就交了手。李合肥在后堂闻报前面交哄，命巡捕传话止斗，说且让让他，让让他，不要惹动疯狗乱咬人，不是玩的，此话其实非指灵桂，乃暗指诸御史下人等，然灵桂闻之，岂有不恨之理？所以，满朝上下对李鸿章成见甚深。但皇太后念旧勋，体谅李鸿章，别人骂他也白骂。他身处北洋，内政外交，大清还指着 he 呢。”

众人闻此，也就不再多言，文祥把话转入正题道：“李鸿章要办煤矿，各督抚大吏的复议折子，义者有之，驳者有之，我们到底怎么个回法？奕訢叹了口气道：“以中国之大，土地400万里、人民约36000万、钱粮约6000余万、兵额80余万、火轮炮船仅20余号。俄国之地方倍于中国，人民数不及中国四分之一，钱粮仅加于中国两倍半、兵额亦倍，船炮以十倍之；英之地方仅为中国五分之二，人民数仅及其半，钱粮加及三倍、兵额不及其半，船炮几数十倍之；美国地方与中国相广狭，民数仅及中国九分之一，钱粮亦三倍之，船炮亦五倍之……由此可见，中国土地人口不让他国，至钱粮兵额船炮则远不及他国。今者海禁一开、外国纷至，中国之势几至于成周春秋之时，中国号称天朝大国，以秉礼行事以相忍，今强邻环顾中土，中国之柔弱侔于两邦，安得尽恃

仁义，不谈富强呵！诸位空谈仁义礼教是不能说服各国列强的。李鸿章要办洋务，富国强兵，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是为大清着想呵！中国矿务不兴，利源未开是一大漏卮，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富，全赖矿务。不开矿煤无所出，铁无所出，何以利国利民？我朝二百余年不敢轻言矿务，乾嘉以下，上下莫不患贫，道光一朝虽勉强支撑，已有难以敷衍之势，至于咸丰年而力绌，开捐抽厘、纳粟补官，诸弊益甚。设令道光之世藉番中外情形，仿取西国诸法以兴地利、以裕民财，以待国用，则发逆之乱何至如此败坏？何至东有警，户部只存银八万两而束手待毙？若再不择地开矿而采之，则理财之法已穷，国家大用将安出？”

奕訢一席话，慷慨激昂，说得诸位军机大臣面面相觑，一个个哑口无言，半晌无人出声。还是文祥打破了僵局，说道：“回皇上的折子，该怎么个写法？”恭亲王奕訢道：“至于复奏开矿一节，我看醇亲王亦諲的折子说得有道理，谨试办于一省一地，可则行，不可则止，果有十分成效，以渐推广，尚无不宣。若遂聘洋人，照洋法一律举办，实非计之得者。博川，你拿笔记着，我看就这样写。”说罢口述奏折。文祥赶紧就炕桌上铺开纸笔，做好记录的准备。奕訢在屋中踱着步，边思考边说道：“臣等详察原奏，醇亲王所议于试办之中，并寓防弊之意，诚为切当之论。查煤铁等项为造船制器所必需，开矿采取较借外资外洋自为合宜，实应试办。拟请照醇亲王所议，就李鸿章所筹，在磁州试办，沈葆楨所筹，在台湾试办，即由该大臣等慎选委员，妥为经理，俟实有成效，再由各省渐次扩广，以期有利无弊。”

文祥振笔急书而就，拿起来递给奕訢，奕訢不接，转身对众军机说：“你们再推敲一下，让章京尽快抄出来，把醇亲王的折子也捡出来，等上头一叫起，我一并回奏。”

此时，宫中太监跑来道，皇上皇太后在养心殿叫起了。奕訢道：“快！”拿起折子匆匆入内。

军机值房剩下几位军机大臣，一个个捏了一把汗，文祥对宝鋆道：“我早说过，李鸿章是有六王爷撑着的。”沈桂芬也道：“刚才各位言词激烈语多失体，怕又被李合肥记恨了。”李鸿藻不服气地一甩袖子，说道：“走着瞧吧，台湾的基隆沈葆楨早就想在此出煤，磁州这个地方，李鸿章也早就在暗中动手，听说湖北广济也派人去探煤了，不见得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到时……”

几位军机相视而笑。